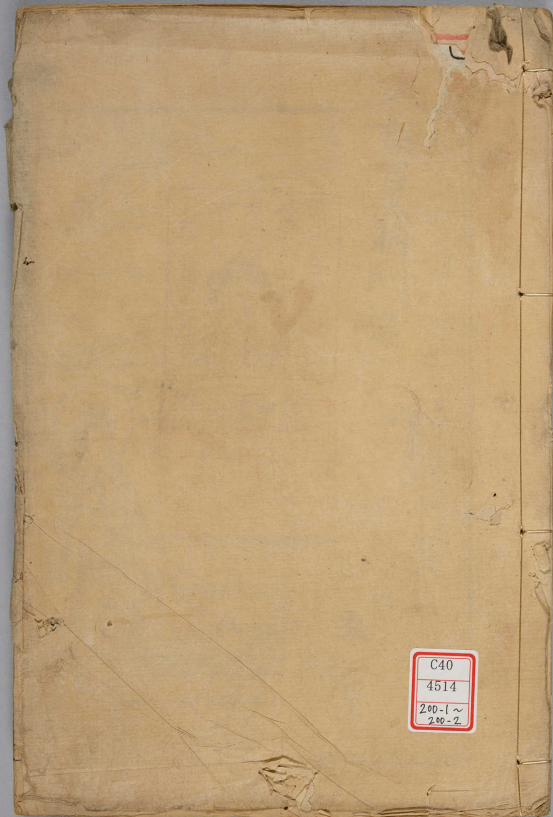




C40
4514
200-1 ~
200-2

大乘百法明門論

全沛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覽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矣院庖廚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常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大慧禪師年譜序

禪人祖詠編大慧禪師年譜敬菴黃汝霖以其先
世入大慧室求余爲序余曰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編
年雲也舟也月與岸又在學人高著眼大慧之名震
天駭地道傳其徒徧滿天下不待余序而後彰余聞
大慧嫡孫安求頌曰何處覓行蹤大地無寸土敬以
是題諸編年首淳熙癸卯四月望日蓮社居士張掄
序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哲宗皇帝元祐四年己巳

師宣州寧國縣人也姓奚氏其母初夢神人衛一
僧黑頰而降鼻造于卧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
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歎異實是年
十一月初十日巳時也按師答叅政湯公致遠書
云大林嘉木太半爲國之棟梁顧予樗散之材分
甘朽腐於陰壑又按樞密樓公仲暉寄師詩云昔
年同與長風煙別後生涯各信然霜雪豈應摧操
節大林依舊勢參天蓋二公皆同己巳也又按示

吳景山偈有已巳同庚大林木甲乙丙丁馬與祿
今年太歲守未宮指上輪來五十足山僧自是出
家兒陰陽豈可全拘束之句云

五年庚午

六年辛未

師三歲按其家語上祖光祿常示子孫云昔漢于
公爲獄吏後曰余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榮顯者
預高其門閭庶以容車馬往來吾建隆三年預旨
收河東所至城邑保護生靈免塗炭者不可以數
計後子孫當有享吾德者及師三歲其祖仲曰光
祿屢記子孫享其所積之德今將百載未覩吾宗

有符其語者余觀此子生吾家神儀秀發異事多
顯但恐世間富樂不能羈絆耳

七年壬申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師七歲形體岐嶷氣宇如神不喜戲玩語不妄發
羣兒皆畏之有僧道至其家卽侍父側客去記其
談論片言不遺舉族異之按普說云余六七歲時
每聞僧語唯喜視聽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師十歲師嘗謂侍者道先了德曰吾家因我生之後家道日微及十歲忽罹回祿一夕蕩盡父母以余命破祖業親族間以善財呼之余雖心知其戲實未審何等語後因閱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不覺失笑耳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師年十三入鄉校十有三日因與同牕戲以硯投

之誤中先生帽償金三百而去父責之師曰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父曰吾欲置兒於空寂中久矣師願請行而母不允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師年十六父母知師無處俗意遂令寓質縣之西寺未幾鄙所聞見不就槽廠棄去於是年九月詣東山慧雲院禮慧齊爲師按正續傳云院先於元豐戊午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過焉語寺僧曰今日立像後當出一導師大興宗教照明濁世然

去此一紀方生若像有難是人始至及像之毀是人嬰禍崇寧甲申果有盜穴像之腹取其所藏齊因追繹丁生之言謂像有難而人至符丁生之識非子而誰因以宗杲名之

四年乙酉

師年十七九月納僧服十月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尔智辯聰敏不假師承日親禪學按育王入院普說云雖在村院常買諸家語錄看便喜雲門睦州說話又爲慈明大師普說云余十七歲便知有宗門事既落髮出去禮拜善知識惟恐這一件事不明了異時撞入驢胎馬腹中去也曾因看經得

箇歡喜處

五年丙戌

師十八歲按爲然侍者普說云我初爲僧發蒙在奉聖初和尚處入室教看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是汝自己話初嗣昌擔版雲門下舉話師家須提撕三五番云是汝自己是年離受業述偈云古佛放光留不住鐵牛無脚也須行雖然未踏曹谿路且喜今朝離火坑

大觀元年丁亥

師年十九按爲妙圓居士普說余十九歲遊方尋知識師初至太平州遊隱靜杯渡菴主僧迎待甚

厚且顧伽藍神而言曰昨宵將三鼓夢此人告以
今日雲峯悅禪師來且戒其爲待耳師謝不敏及
隱靜老宿以悅語爲示恍然過目成誦終不忘自
此人謂是雲峯後身按雲卧菴主書云丙子秋師
於潯渚舟中具言之故詳載紀談又按武庫曰武庫
題篇之說詳見師初依瑞竹紹理和尚乃琅琊之
於後癸酉年的孫因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理令自見自說師洞
達微旨理稱於衆曰果必再來人也又按爲慈明
大師普說云昔在衆看玄沙語見瑞巖喚主人公
因緣有歡喜處遂詣理通消息云云是年秋遊廬
阜而至郢州

二年戊子

師二十歲按爲錢承務普說云初行脚時曾叅洞
山微禪師二年之間曹洞宗旨一時叅得又按武
庫曰郢州大陽見元首座微和尚堅首座微在芙
蓉楷會中首衆堅爲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
下盡得其旨趣於授受之際皆臂香以表不妄付
授乃自惟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
棄之又爲方敷文普說云微却有悟門只是不合
將功勲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
傳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榜在僧堂前大丈夫
叅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閻老子

面前喫鐵棒底

三年己丑

師二十一歲按爲真空道人普說云山僧大觀三年至舒州依海會從禪師乃羅漢南公嗣子也師未幾至寶峯挂搭受宣州化主十二月二十日離泐潭洞山廣和尚送師頌曰杲公化主化宣陽彼處檀那盡吉祥回復祖師堂上獻生生世世永馨香

四年庚寅

師二十二歲持鉢宣州按爲然侍者普說四月八日遇奉聖初和尚上堂問話畢初顧視笑曰寶峯

化王何不出來我即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尔如然答口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進云鸞鳳不棲荆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答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進云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進云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我便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衆你看我那時何曾安排來

政和元年辛卯

師二十三歲持鉢宣州師爲侍者曰寶峯作丐以一年爲限余以目錄未遂餘八箇月因館于兄之

家一日夜至五鼓睡中見馬祖喚云起施主西門
俟汝之久師盥沐罷將至奉聖寺前偶邑人周節
夫與僕荷橐而至於旅亭少憇語次詰師此行師
以實對節夫乃邀至其居出橐金以足目録津遣
回山乃是年八月也後師兩住徑山節夫往來無
間師待之甚厚蓋不忘其往日之惠也

二年壬辰

師二十四歲居侍者寮按武庫曰湛堂一日至寮
見看經次乃問看甚經對曰金剛經湛堂曰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對曰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湛堂曰你做得箇座主使下

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几云想東司頭籌子不是
汝洗師即承訓交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箇月
按普說某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几甲纔
長一菽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此乃誠
服其訓導也

三年癸巳

師二十五歲在淨頭寮因書雲峯悅和尚小叅語
於座右一日廣道者至寮見之乃私語湛堂曰宣
州杲兄以雲峯小叅爲警慕非碌碌餘子之比湛
堂曰此子佗日必能任重致遠是年八月復歸侍
者寮

四年甲午

師二十六歲一日湛堂問曰你今日鼻孔爲什麼無了半邊對曰寶峯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
日於禪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什麼對曰姓梁
湛堂曰湛堂以手自摩頭曰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
對曰頭雖不同鼻孔髻髻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
日問曰果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
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只
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某甲不知
湛堂曰因你欠者一解在你不得者一解我在方
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

量時便有禪纔睡著時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
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

五年乙未

師二十七歲是年季夏湛堂示微恙及疾亟師問
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誰可以了大事
湛堂良久乃曰有箇川勤我亦不識你你若見他
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他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
來叅禪湛堂遷化後其平日說法語要不許抄錄
太半師憶持誦出集成攜謁洪覺範以議編次覺
範題其後云石門雲菴示衆之語多脫窠臼于時
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余每謂

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
謂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余爲弟昆自其開法未
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果上人處讀
之喟曰雲菴餘波乃發生此老種性耶按塔銘曰
政和乙未七月二十二日洪州寶峯住山準公入
滅闍維之得五色舍利無數目睛不壞建塔于南
山之陽其徒志端宗杲與同志李彭等相與議曰
孰能銘吾師之塔彭曰無盡張公於真淨父子有
大法緣吾師行解相應非張公之文不足取信後
世衆中有可往見公者乎彭願錄行狀以獻師曰
某甲雖不識公聞公家風先行業而後機辯願請

以行

六年丙申

師二十八歲往兜率求照禪師書爲紹介之荆南
求塔銘於無盡居士丞相張公天覺李商老以詩
送師云落絮霏霏攪客心鳴鳩歷歷喚春陰未於
蓮社添宗炳先向蘭亭減道林遠嶠雲屯鐘磬晚
諸天目斷薜蘿深詩緣病廢苦無思爲子送將聊
一吟相見次立而問曰上人祇麼著草屨遠來曰
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八
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這
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喫茶纔坐

復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準和尚示寂茶
毗目睛牙齒數珠俱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
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遠來冒瀆
鈞嚴公曰被罪于茲未嘗爲人做文字今有一問
問上人若道得即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
梵率叅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
是否曰是公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
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
上公曰老夫爲佗點出光明令教照天照地去也
師復趨前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公笑而已
又問曰汝草屨行乞數千里通名以見余余師準

吾知之久矣尔不遠辛苦而來於準亦有得乎對
曰若有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咄者掠虛漢
由是著之其序畧云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
世尊滅度弟子收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舍利
多至萬粒近世隆慶閑百丈肅煙氣所及皆成舍
利大體出家人本爲生死大事若生死到來不知
下落即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付囑一一分
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
若其梵行精潔白業堅固虛明廓徹預知報謝不
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麤心於本分
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

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
其可得乎又按張德遠丞相作師塔銘曰湛堂歸
寂師謁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天下少
許可見師一言而契下榻朝夕與語號之曰妙喜
字之曰曇晦師既歸以道路之艱乃告於商老商
老作清餓賦以戲師商老與師最爲莫逆往來石
門歐阜追隨無間以師卞急因作佩韋賦以贈之
曰李子曩有卞急疾中歲少愈夷粹自得咤妙喜
公政尔無敵拽斷鼻繩因風奔逸念佩韋之戒作
賦以勉之曰妙喜來前藥言甚力吾嘗折肱泛濫
在昔邾子好潔而廢於爐魏妓授歌而取誅殛禰

衡持桃杖而大罵周公出火攻於下策素彥道擲
糲蒲而怒王藍田踐雞子於屐或逐蠅而拔劔或
搗蜂而聚液是皆喪大真於俄頃蹈禍機於飄忽
妙喜於是開懷以受盡言止乎是也乃曰此吾之
三益盡書之以爲吾盤盂机杖之銘乎故李子夜
呼燈醉索筆爲妙喜三令五申之而不惜也李作
此賦乃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夜也

七年丁酉

師二十九歲是年開大寧寬和尚語錄求序於覺
範其畧曰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遊
從有若楊岐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

會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杲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遍遊諸方得此錄讀之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成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即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受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師在寶峯雖未叅得禪先會汾陽十智同真愛他面目現在遂作頌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因舉似覺範覺範歎曰作怪我二十年

做工夫也只道得到者裏

八年戊戌

師三十歲叅潛菴源禪師於豫章之章江按武庫曰潛菴老源和尚退居章江師叅扣之久一日室中舉僧在大愚會中誦金剛經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驀然有省遂白芝通所悟芝遂指禪牀前狗子云狗子聲僧無語芝便打即齊大師寶綠嗣北塔杲和尚奉慈勅住南華與雲峯悅和尚厚善潛菴舉前話至不生法相處芝云狗子聲你作麼生會師對曰狗子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也師後曰大愚芝禪師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今以實法與

人豈不孤佛祖之心乎時請海會從禪師住豫章
觀音師以親近故乃述疏云道須神會妙在心空
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無容擬議豈
用提撕長老從公心契一如道超三際白雲巖畔
紅蓮已散於秋風章水岸頭玉蕊再敷於春色念
羣生之擾擾嗟六趣之紛紛背正投邪迷源逐浪
不逢達士誰挑暗室之燈罕遇當人孰指衣中之
寶願從勤請無用勞謙李商老手錄之仍題其後
曰妙喜爲觀音請竹靈叟疏作語奇峭若久致力
於斯文者乃知般若之靈驗如此何必讀四庫書
然後爲也

宣和元年己亥

師三十一歲依堯率照禪師席下嘗語侍者余宣
和改元二月自觀音而往龍安堯率至路中例經
改德士遂憇一山院以易冠裳山中卒無布賣遂
以被單製鶴氅草堂和尚時住黃龍靈源和尚退
居昭默堂江西法席以此爲冠師三至山靈源與
語不倦謂其徒曰杲禪神全似我晦堂老和尚莫
之挽留乃作四頌以贈師期爲叔世之舟筏而屢
造草堂室中堂嘗曰宣州杲兄見地明白出語超
邁乃吾家千里駒耳因陞座次師爲衆請益進語
有云拈得道旁芒草索翻身擊碎鐵圍山之句堂

深喜之時韓子蒼宰分寧洪覺範寓雲巖師與二公從遊久之一日師作覺範頂相贊有種空花抽暗楔之句二公擊節大稱賞之按子蒼送師詩云憶昔分寧日逢師谿上頭裁書訪彭澤倚杖話荆州時師得陳瑩中書欲再往荆州訪無盡居士

二年庚子

師三十二歲是年春再謁無盡居士於荆渚同唐子西館于府第之西齋爲法喜之遊一日居士問曰佛具正徧知亦有漏網處師曰何謂也居士曰吾儒尚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然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何故畧不言及之耶

師曰且堯舜禹湯與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居士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哉師曰佛以梵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居士曰何以知之師曰吾教備言佛出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居士擊節以爲高論居士又一日語師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龔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乎禪師平後致書云去夏閱臨濟宗派知居士得大機用愍諸方學語之流來求頌本乃成頌寄之曰吐

舌耳聾師已曉槌曾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師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居士曰真淨何謂師乃舉其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復舉死心拈提語云雲巖敢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居士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死心真淨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由是仰

而歎俯而悲歎則歎二老與我同志悲則悲真淨已歿而新老又不及識慨然久之乃述偈以示師云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鼇吞餌去棲廬誰更問漁翁旣而請違無盡囑師曰子必見圓悟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師於是年十月離渚宮無盡乃十一月薨背按與唐立夫舍人書云某宣和庚子同尊丈居無盡書齋及八箇月從遊甚樂因作京師之行自茲分攜遂成契闊

三年辛丑

師年三十三歲按答關無黨書曰伏自渚宮作別

徧遊襄沔取道南陽以冬春雨雪連作沒溺道塗
其勞有不可勝言者二月十七日始至香嚴少此
息有偶天寧老子遣价相邀既是道舊初不苦辭
因卷褌此來作度夏計又按爲鄭成忠普說云山
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至鄧州天寧有一蔡州道
士遣人至藏司借華嚴寶積二經余竊知其爲佳
士翌日相見與語果然符合也

四年壬寅

師三十四歲初至京師擬依法雲佛照杲和尚會
下適佛照退居景德鐵羅漢寺躊躇將半月未決
去留因追繹湛堂遺訓時佛杲和尚居蔣山乃竟

欲往焉而同志勉之曰江淮豈此老久留都下有
闕必此來也遂依咸平普融平禪師法席按答王
大受書云密首座某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盡
得其要領一日因上堂謝知客有語云三門頭忽
有箇無面目漢來又如何與伊相見師乃問僧今
日和尚上堂恁麼道你作麼生會不得道遠來不
易不得道且坐喫茶不得道後架洗脚不得道寮
舍不便你別著得甚語僧無語師乃舉似普融融
云你離却作麼生與伊相見師云且坐喫茶融云
我情知你跳不出師云和尚離却如何與伊相見
融云且坐喫茶師云猶較些子咸平乃太宰王公

大觀功德寺太宰往來無間而獨喜與師談論師之酬酢闊畧王賓其徒有陰忌之者師頗無奠居意太宰由是以府第後花園易菴遷師居之

五年癸卯

師三十五歲居太宰菴闔府敬事過於所親四事豐美用適師意菴中不事煙爨二饌及賓客往還凡有所須皆府中應給既親以道遂介佚居

六年甲辰

師三十六歲九月園悟有天寧之命詔既下乃私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幸早屆都城速慰所願屢以湛堂無盡委寄之語以白太宰欲預往天寧

俟園悟之來其闔府挽留之意愈篤乃密令僕役移行李於宅庫及園悟將次國門始託關無黨私喻鑰吏獨竊祠部而往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謾自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法中人也遂贖清涼華嚴疏鈔一部齋之天寧

七年乙巳

師三十七歲四月抵天寧挂搭按爲禮侍者普說云五月十三日因張康國夫人請園悟禪師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

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
相不生却坐在淨俾俾處入室次園悟曰也不易
你得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語句
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
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作不
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將半年一日同趙
表之方丈藥石次把筇在手忘了喫食園悟顧師
而語表之曰這漢叅得黃楊木禪也師遂引狗看
熱油鎗爲喻園悟曰只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居

無何扣園悟曰聞和尚嘗問五祖此話不知記其
答否園悟笑而已師曰若對人天衆前問今豈無
知者耶園悟乃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
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
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聞舉乃抗聲曰某
會也園悟曰只恐你透公案不得云請和尚舉園
悟遂舉師出語無滯園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
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以付之俾掌記室分座訓徒
師乃炷香爲誓曰寧以此身代衆生受地獄苦終
不以佛法當人情乃握竹篋爲應機之器於是聲
譽藹著叢林咸歸重之按園悟跋示師法語後云

杲首座昔遊叢林徧見大有道之士軒昂騰踏不
可羈縻曾於渚宮與無盡居士投契公雅重其器
每囑曰應須見佛果宣和中會余被旨領天寧渠
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常陞座舉
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即大瞥然自余命於方
丈側寅夕與之鍛煉以白雲老師昔所示有句無
句渠盡伎倆百種開展悉列下幾乎以爲心倖移
換初無實地因志誠語之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謗
使更絕意探賸當不較多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
機籌知見玄妙因爲渠云正好叅禪也即踴躍向
前從頭一一加針錐始浩然大徹余不喜得人但

喜此正法眼藏有覩得透底可以起臨際正宗遂
於稠人中指令分座訓徒久之會都下多故理瓶
錫出汴臨分書此以作別間年餘自平江虎丘得
得上歐阜再集至山之次日入首座寮闔山數百
衲子聳動屢作師子吼揭示室中金圈栗蓬大鉗
鎚本色久叅之流靡不欽服而德性愈恬穩洪無
諍之風怙怙不較勝負只欲深藏山谷勸古老火
種刀耕向鑿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木食澗飲
草衣茅舍避世俟時清平即發悲願真大丈夫慷
慨英靈竒傑之人所跼步因再爲細書仍作是跋
焉又書送師持鉢頌後杲公妙喜宣和末投誠於

天寧密室四十二朝昏而於一言之下領畧尋掌
孟入塵市發意甚銳臨行作偈以餞之不惟以一
期小緣要欲結萬人之志洪荷此千二百斤擔子
既已了能事即入記室推拂之下訓徒四方雲衲
駢臻遽遭金人渝盟彼彼拂衣出汴相分歲華聿
會于雲居首衆即持舊語俾書之按此二跋師乃
是四月初一日挂搭園悟初二日入院五月十三
日悟道自四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三乃四十二日
悟道後持鉢化緣畢入書記寮明矣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

師三十八歲居天寧記室分座訓徒按園悟舉師

立僧上堂曰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
乳已有食牛氣况復羽翼成况復爪牙備奮迅即
驚羣八面清風起一條脊梁硬似鐵一條白棒掀
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按祭園悟文云某
宣和末謁無盡居士於渚宮是時年盛氣銳眼高
四海公不惜推轂之力寅緣幸會始獲投足於汴
都天寧之室咨决大事會陞堂舉諸佛出身處薰
風自南來之句渙然冰釋尋以古今商確有句無
句晨鍛夕煉了無凝滯蒙於稠人中指令分座有
相與建法幢之語七會錄以相與建法
幢爲雲居上堂非也一日徐師
川同園悟至寮見園悟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脚

跟未點地在師謂師川曰甕裏何曾失却鼈師川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師云莫謗佗好一日園悟問曰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弟一句對云此是第二句又問巖頭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作麼生對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四月賜紫衣師號按塔銘曰師於有句無句言下得大安樂法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圜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歛衽莫敢當其鋒于時士大夫爭與之遊雅爲右丞相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師號佛日大師時女真之肆驕取

禪師十數師爲首選園悟遣惇上人侍行有西竺密三藏俱館金明池上日與論義密深敬服虜酋壯師不少屈由是一衆獲免其行師於是年八月出京按呂居仁送惇上人之雲居省師詩曰杲公昔踏胡馬塵城中草木凍不春胡兒却立不敢問其誰從者惇上人袖手歸來兩無語而今且向江西住雲居老人費精神送往高安灘頭去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師三十九歲居楊州天寧十月同琳普明渡江省侍園悟于金山信宿而別偕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于前資按武庫曰園通秀禪師

云雪下有三種僧余丁未冬在虎丘親見之不覺失笑乃知前輩語不虛耳

二年戊申

師四十歲居虎丘按爲錢子虛普說曰余昔請益湛堂殃嶺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雖設方便余實不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靜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

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十月省觀園悟於雲居道由金陵

訪韓子蒼待制留五宿而別泛舟泝流以抵星渚
至山次日入首座寮按子蒼答師書云邂逅金陵
雖適我願然始不謂遽往廬山故對牀夜談不過
四五自離岸至今不聞消息極以憂懸得書乃知
到山旬日道路安穩又知便首衆僧與老和尚分
座說法良深慰喜昨煩作覺範行狀及出世入寂
月日欲爲作一銘託同安入石切不可緩也秉拂
畧曰夷門昔日呈家醜拈出無邊栗棘蓬今日歐
峯孤頂上幸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其中事
作麼生若有道得便請歸堂若道不得打葛藤謾
你諸人去也云會中時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

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一聞提唱無不屈服云
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眉間挂劒時如何
師云血濺梵天圓悟時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
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

三年己酉

師四十一歲雲居首座寮一日因遣火燒却簾次
日告香拈狗子無佛性話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雲門大師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
口遂作頌云趙州狗子無佛性道火何曾口被燒
昨夜忽然簾上發南海波斯鼻孔焦時圓悟有歸
蜀意師於中夏遣叅徒於雲居山後尋得古雲門

舊址欲窺菴以居按園悟與耿龍學書云杲佛日
一夏遣叅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
其志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欲
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渠正欲奉鋤更在高裁也
園悟是年閏八月退雲居復示師住菴法語云古
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
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
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
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嗽動靜無不與
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驀地顏
色相及便見參商即攪道義豈不見藥山數十年

牛欄菴只七八人其後皆爲大法器風穴和尚單
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解象駢集答問汪洋謂
之衆吼瀉山十年黃橡栗喫晚年大安來者著五
百衆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接因鹽官僧採
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旣不得已作
避世隱遁正欲韜晦俟時清平然後行已之願豈
可以小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
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日有趣向自然
忘倦向前去也俗諺所謂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
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
流異矣教中道如爲一人衆多亦然三家村裏數

間茅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佗日便更多多益辦也古人佩章佩絃各攻其偏惟務中道而行况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遲後太過一色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論應當回轉著亦令讚歎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有一箇急要最後句不免畧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四年庚戌

師四十二歲是年春遷海昏雲門菴時開善謙薦福本東林顏雪峯空凡二十餘人侍師而往朝叅暮請聲譽謁著九月以盜賊猖獗避地湖湘抵長

沙訪佛性泰禪師於谷山師與之雖法門昆季而未之識一見果合符契商今確古語必終日坐必達旦佛性喜楊岐正宗有賴於師特揭振祖堂以館之一日師曰香嚴悟道頌一擊忘所知五字曲盡其妙後七句皆注脚耳佛性曰五祖師翁頌狗子無佛性只消趙州露刃劒足矣餘皆刺語二人欣慰各以爲然邊境旣肅遂作江西之行按子蒼寄園悟書云妙喜菴于雲門方成法席以賊近境散去近來豐城相見云過谷山見泰老甚安穩也紹興元年辛亥

師四十三歲登仰山邂逅東林珪禪師按東林跋

頌古云余靖康元年結茅分寧西峯建炎四年遷
仰山明年妙喜自湖外來一見相契遂定楊岐宗
旨二月復還雲門菴題高菴悟禪師語要示學徒
雲門舉起竹篋五頌

二年壬子

師四十四歲深山間寂所處皆正因學道之士而
師不倦推拂日夕與之鍛煉一日爲衆曰此事人
人具足各各圓成只向自己分上辦取世尊初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意在那裏意在鈎頭只要各各
自知獨尊只如長慶稜和尚悟道了有頌云萬象

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塗中覓
今日看來火裏冰這箇須是自肯始得我說底盡
是塗中事去禪牀角頭覓說佛說法說妙說玄事
理心性盡是塗中事且那箇是獨露底身大丈夫
漢須是自肯始得那裏去古人舌頭上覓纔且人
道是你也道是道不是你你也道不是只在聲色上
走有什麼交涉又曰今時人盡是順顛倒不順正
理如何是佛即汝心是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
是佛答云燈籠沿壁上天台便道奇特豈不顛倒
耶又曰我這裏禪如擊石火當一擊時拈起法燭
點著便行纔眨眼便蹉過也這些子不妨是難又

曰兄弟做工夫不消舉因緣只去近處看只如六祖爲明上座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當恁麼時一切不思量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恁麼看又曰此事大段近因甚不會良久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三年癸丑

師四十五歲東林珪禪師自仰山來同居各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按東林書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過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白雲端師翁謝事園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

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勸輦無規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爲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叅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臨川太守曾公紆以廣壽虛席請師莫之得遂託待制韓公子蒼及舍人呂公居仁以書勸諭庶幾肯就而師堅志莫屈按子蒼書云昨顏知藏歸附書奉勸以彼太閭寂山下時有劫掠似非禪定之所不若與衆來此或須卓菴極易事耳不知何故了不見聽今郡守

欽仰道德且采衆論特屈公高躅說法廣壽不肖
語之曰此公誓不出世雖堅請必不來然自聞議
定一方道俗無不延跂昔汾陽累請不出後來自
要住院乃知通人或出或處豈嘗固執況今禪道
頽壞所以圓悟望公振起楊岐之風若孤峯頂上
草衣木食終不爲人此則獨覺行也豈圓悟之意
哉九月同珪禪師之臨川訪子蒼居仁謁草堂和
尚於疎山因館子蒼之西齋按普說云子蒼爲此
事甚切與某鼻孔厮拄者半年

四年甲寅

師四十六歲是年二月作七閩之行按子蒼贈別

詩其畧曰幻世吾方夢迷津子作舟禪心如密付
當爲少淹留又有還應雪峯老領衆待雲門之句
三月至長樂館于廣因寺因遊雪峯適建菩提會
真歇了禪師請爲衆普說其畧曰今夏在廣因開
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分說些麤禪室中問一句子
不思量計較天真自然道得一句便與一拶擬議
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工夫忽然打發一箇半
箇却教上來就大爐鞴事同一家按爲超明海三
大師普說云尼長老妙道號定光太師往年雪
峯諸處叅禪聞我在廣因遂破夏來求挂搭山僧
向佗道我自是客問取長老去長老諾之其時只

七十僧一日兩遍入室因爲光藏主舉話次道在外面聽得有歡喜處便來吐露云適聞和尚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當是便問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云妙道只恁麼會道聲未了山僧云因多了箇只恁麼會渠乃瞥地林適可司法剏菴於洋嶼延師居之時宗徒撥置妙悟使學者困於寂默因著辨正邪說而攻之以救一時之弊按示遵璞禪人法語云甲寅春余自江左來閩有祥雲雲懿長老開法莆中衲子輻湊璞亦從之爲表裏余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暫來懿畏得失遲其行遂因小叅痛斥其非

揭勝于門以告四衆懿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遂語之曰恁麼見解何敢嗣罔悟便退却院來懿夏末果不食言璞亦繼至一日入室余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余曰劄僧擬議余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遂成箇灑灑地衲僧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有彌光禪人叢林號光狀元者蓋在洋嶼最初得法一日入室次師問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燒香了也行道了

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云裂破師厲聲曰你
又來這裏說禪也光於言下契悟呈頌云當機一
拶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
得鼻孔失却口師即搥鼓說偈以證云龜毛拈得
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是今日孰云
千里賺吾來又昂需禪人入室師問曰內不放出
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師以竹篴打
至三下需忽大悟不覺叫曰和尚已是多也師又
打一下乃示一偈云頂門緊亞摩醯眼肘後斜懸
奪命符瞎却眼奪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又大悲
闍長老年八十有四隨衆入室師問不與萬法爲

侶是什麼人閑曰扶不起師曰扶不起是什麼人
速道速道閑擬對師便打忽然大悟復示以頌一
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
歇老來由自走西東菴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
得法者十三輩答曾天游侍郎吳元昭提刑問道
書示祖元禪人曇懿長老等十三頌以頌戲了然
居士鄭舉之作珪竹菴讚擬泉大道作荔直歌送
文紀道者持鉢闍士鄭昂早聰銳該洽三教粗見
尊宿所至談禪自若聞師力排默照爲邪昂忿氣
可掬一日持香來聲色俱厲引釋迦掩室及達磨
魯祖面壁等語與師辯白師曰我只將你屋裏底

爲你說莊子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
默義有所極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此亦言而足處但措大多錯會肇論釋迦掩室
於摩竭四義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
無辯辯所不能言也何得向黑山鬼窟裏坐地先
聖訶爲解脫深坑極可怖畏蒙莊座主尚不滯於
默然况祖師門下客纔開口便落今時有甚交涉
尚明不覺作禮師復徵以生死大事乃省悟悅服
是冬以浴司拾官夫所伐棄樹梢燭浴縣尉私意
追擾菴隣師即拂衣過莆陽憲使督尉躬請不已

戲作偈寄檀越曰雲門燒浴盜官柴帶累傍人在
受災寄語嶼頭諸施主已成鮑老送燈臺

五年乙卯

師四十七歲正月赴蔡子應郎中天宮菴之命泉
南給事江公少明朔新菴於小谿之上延師以居
按韓子蒼答少明書云竊知草菴得妙喜師開山
不喜妙喜得此菴喜此菴得妙喜然此道人孤高
絕俗與世寡合此正其所長以故惡嫉者衆惟曠
懷偉度乃能期之於物外若得安居使園悟之風
焜耀泉南實叢林盛事又按師答郡王孟公仁仲
樞密徐公師川書云去春入閩憇廣因洋嶼及八

箇月而蔡子應以莆中靈巖天宮菴見招坐席未
煖江少明復以今新菴遣人相延遂領長樂五十
三衲子卷衲此來四月初一入菴見今内外度夏
者二百人皆叢老成從遊士夫一時名士如李
叅政漢老江給事少明蔡子應郎中儲彥倫李端
友蔡春卿正卿諸公咨問扣擊拳拳不倦雖菴居
幽僻正拙者之所宜也一日因師示衆舉自頌趙
州庭前栢樹子話拈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
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爲茅長短
燒了元來地不平李叅政聞之忽然有省乃謂師

曰若無後語邴亦領畧不得別後以書與師曰近
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
平生學解益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
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
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
色色仍舊旣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
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
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
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不玷於法席矣
蔡子應郎中亦以書通所得於師畧曰某近看狗
子無佛性一語恰似平地釘箇繫驢橛子一除除

却頓覺廓然本無罣礙一切文字語言已沒交涉
故見得竹篋子徹底分明信知從上佛祖切要爲
人處尤無多子便見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明如
皎日廓若太虛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不變不易赤
骨歷地著一絲毫不得直饒千佛出世亦無摸索
處菩提煩惱真如涅槃皆爲剎法花梢柳眼種種
勝妙境界盡是榼榼阿羅應時瓦解冰消慶快有
不可勝言者因作頌曰雲門篋子逢人便舉有眼
無睛徒勞下語二曰狗子無佛性截斷衲僧命打
破趙州關識得雲門病樞此回若不遇老師空被
從前一知一解以爲殊勝埋沒過此一生豈不可

惜也師之所答備於語錄

六年丙辰

師四十八歲住泉州雲門菴四月十六日圓悟和
尚訃音至舉哀拈香指真云這箇老和尚一生多
口攪擾叢林近聞已在蜀中遷化了也且喜天下
太平雲門昔雖曾親近要且不聞他說著箇元字
脚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
熏他鼻孔即非報德酬恩只要辱他則箇召大衆
云旣不聞他說箇元字脚又無恩德可報何故特
地作這一場笑具還委悉麼寃有頭債有主偶因
失脚倒地至今怨入骨髓遂燒香祭文畧曰某近

蒙大丞相張公委僧祖秀報成都府昭覺園悟先
師去年八月初八日示寂闍維煙所及處五色舍
利如菽道俗祖送悲動閩蜀間關萬里計音不以
時乃以是年四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成服設伊
蒲之饌用展哀思嗚呼先師道德高大麾斥八極
顧其得法之由與夫平生出處大畧遭遇

明天子表帥叢林照映先烈上自宸扆公卿下逮
閭里負販草木昆蟲戶知之矣寧復鉤棘叙致爲
世俗文字不情之具乎獨念孤陋不肖蒙被剪拂
之賜含悽哽塞其忍默然自叙重念先師眷眷如
此其至者豈於某有所私也要之以付託之重俾

於鑊頭邊覓本分種草期得一箇半箇恢張臨濟
已墜之宗開鑿後昆眼目貴不虛閱世實先師之
志願也不肖安足以承遺訓區區圖報未知所從
此其所以含悽哽塞不能自已傾倒底蘊先師實
臨之至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
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
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今日忽有人問雲
門園悟老師遷化向什麼處去只向佗道入阿鼻
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飲焯銅汁吞熱鐵丸
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不得爲什麼救不得是這
老子家常茶飯十月李叅政漢老呂舍人居仁鄭

編修尚明同訪師令莆田鄭元亮寫師頂相三公
述讚書其上讚見後錄師自題曰趙州云似則打殺老
僧不似則燒却幘子盡謂此本逼真獨未見有下
毒手者放過一著兩手分付鈍叟鈍叟尚明自號也作釋
迹出山相讚趙州和尚園悟和尚真讚

七年丁巳

師四十九歲住小谿雲門菴按祭園悟和尚文曰
大丞相張公德遠出蜀先師餞別臨分袂握手以
不肖孤蹤囑之尋訪以至忍泣意欲推挽爲出世
利物之事張公之在閩也以先師之故忘位兒之
崇招以尺書偶緣疾疹不果一千典謁然某素有

不出人前之戒業已退藏豈復有所覲覲哉又按
塔銘曰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
朝遂以臨安府徑山延之恐師痛事韜晦必欲致
師移書泉守劉公彥脩趣其行不得已幡然而起
按題佛燈珣禪師祭文後云余紹興丁巳春赴臨
安府尹之命主國一法席又按答泉守劉公書云
五月初離泉南冒大暑艱苦備嘗七月方抵三衢
呂丞相易疏帖遣人至衢相候超然居士趙表之
曩與師同法席于大梁歐阜每以不宦遊出世爲
戒時表之偶辟南外宗正司師赴徑山適會衢之
官驛師述偈見意云超然妙喜兩同叅驀地相逢

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與後三三十七
日至臨安二十一日開堂於明慶寺下座次少卿
馮公檝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爲什麼今日
敗闕對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公
擬議師便掌之時羣僚失色馮大笑曰長老與檝
佛法相見二十四日入院九月歸受業衆請小叅
說偈山僧昔爲童子時一念知道出家好却因脫
白此伽藍今日重來稱長老兵戈之後亡者多現
前者宿喜無惱以尊就卑離我人咸請舉揚無上
道後生當發勇猛心四海求師宜撥草徑山奉勸
不虛施辯口維摩須靠倒次寧國衆道友請陞座

說偈只這些兒住處是吾生長之地別去二十七
年日月疾如彈指

政和元年辛卯持鉢至紹興七年丁巳計二十七年走徧

天下叢林意圖出離生死報答父母重恩不是等
閑遊戲平生得箇剛強方與佛祖出氣今朝依舊
還鄉親戚百無一二道是昔人猶非道非昔人猶
是莫作是非論量透過世間出世慇懃普勸諸人
急著眼睛看取冬持鉢鄰郡訪雙槐居士鄭禹功
於埧市作佛燈珣禪師真讚金華聖者畫像讚題

吳氏六湛堂

八年戊午

師五十歲乃入院之明年衆將一千皆諸方角立

之士師行首山令起臨濟宗憧憧往來其門如市
學徒咨扣日入玄奧規繩不立而法社肅如也由
是宗風大振號臨濟再興時給事馮公濟川無著
道人妙終同坐夏山中馮館不動軒日只一食長
坐不卧按示末寧郡夫人法語云一日因示衆舉
藥山初叅石頭及馬祖因緣濟川無著纔聞提撕
各有省悟下座濟川隨師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
師曰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囑娑婆訶
不恁麼也不得恁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蘇囑恁哩娑婆訶師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
俗人得此三昧師遂至無著寮舉濟川語無著云

妙摠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以爲莊子註郭象師
乃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頌曰一葉扁舟
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
莊周蝶夢長師以頌示之曰汝旣悟活祖師意兩
段一刀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
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
眼胡兒猶未曉按爲瑩上座普說云因遣道謙往
零陵問訊紫巖居士謙中途打發大事及歸老僧
半山亭望見便云這漢和骨都換了也謙聞之大
驚這些驗人處設使釋迦達磨來亦不讓作不動
軒記答樞密富公季申問道書冬行化吳門作慧

日雅禪師真贊

九年己未

師五十一歲是年龍象駢集坐夏者一千七百有奇舉悟本道顏二座元分座訓徒按真讚曰一千七百癡衲子圍繞這箇無明叟以神龍未有封號敷奏于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謁丞相張公德遠于四安求園悟和尚塔銘按畫像讚曰初識公于京師後十五年再會吳之四安又按答佛性秦禪師書屬者訪張丞相弟兄艤舟霽川爲數日之款已爲先師製得塔銘見刊石佗日尋便奉寄答陳季任少卿趙道夫待制劉彥脩寶文彥冲通

判問道書作布袋和尚臨濟和尚畫像讚贈醫師王公繼先參政劉公大中頌題超然居士六法圖作普照英禪師真讚祭韓子蒼待制江少明給事文

十年庚申

師五十二歲勅建千僧閣時侍郎張公九成狀元汪公應辰登山問道於師張與師談格物之旨師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擬議徐曰師豈無方便邪師笑而已張曰還有樣子否師曰不見小說所載唐有與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像

首其人在陝西忽頭落公聞之頓領厥旨乃題偈
于不動軒壁間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
兩箇五百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理會臨
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問師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
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邪公遂舉克符問
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
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公於
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
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聯輿
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
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然九成了末後大事

實在徑山老人處此辦香不敢孤負佗也一日與
師坐於方丈偶僧持師頂相求師自讚師曰無垢
試爲題之公點筆疾書曰擊石揚沙驅雷逐電一
觸其鋒神飛膽戰未及領畧火蛇燒面公擲筆于
案自有得色師笑曰意未盡在公曰和尚如何師
應曰何不道此是阿誰徑山老漢公唯唯復書之
答劉大中叅政張仲暘提刑許壽源司理問道書
作祭喻彌陀文佛燈珣禪師塔文讚草堂和尚像
十一年辛酉

師五十三歲千僧閣告成師遣介泉南求記於李
漢老叅政其畧曰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

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而同時者譏毀嫌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親證或幾號罷叅皆肩摩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之未嘗假詞氣接慙懃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平時不喜者亦皆鉗喙結舌歎息其不可及吾不知公之道自有以使之耶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蒿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其緣化公至之始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初意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十

楹以盧舍那南向巍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設連牀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成余嘗問道於公聞之而歎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齟齬之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衆從之故爲書其本末且以諭夫是年四月侍郎張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山修崇師陞座因說園悟謂張徽猷昭遠爲鐵剗禪山僧却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靴次日侍郎請說法台州了因禪客致問

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劒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之語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朝廷除三大帥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和之五月二十五日准

勅九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徑山主僧宗杲追牒責衡州按張子韶答何中丞伯壽書曰九成忽棄老親此心痛割欲死無路四月十四奄經百日顧此冤苦無所舒豁徑山老人道眼明徹超然在生死之表而一衆凡千七百人皆不爲名聞精心學道宜飯此處可以少慰先考之心是日登山十八下山而除帥在月末事理昭灼當益安命義

按師答馮給事濟川書云張子韶四月十四日以父卒哭十六日請陞座十八下山除三大帥却在四月末今坐此得罪事體昭明豈偶然哉皆前報世中因緣會遇一切歡喜順受償足自定矣

二十日

余太保韓公世忠少師張公俊充樞密使少保岳公飛充樞密副使

先是元豐戊午慧雲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語寺僧曰若像之

毀是人嬰禍于時慧雲後昆忘丁生之識毀像新之正此日師責衡州七月至貶所時昭遠知臨川師以偈戲之曰小郡知州說大禪因官置到氣衝天常攜剡子勘禪客誰知不直半分錢昭遠亦戲以偈酬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

只因一句臭皮靴幾乎斷送老頭皮是年冬李參政奏發以絕句寄師其引云適衡聞州郡欲免旬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芥菰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堦前轉幾遭按爲盧時用普說云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錢來因遣兩侍者往嶽山瀉山散處齋僧衡人初不知是說因普說方與言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齋僧功德最大云云人即聽信稍知歸向焉

十二年壬戌

師五十四歲居衡州廖季繹通直之西園四方衲子雲委川會攬糧景從菴無以容來學散處花藥開福伊山遇小叅入室會集其所師則籃輿往而據丈室其年蘊聞禪師復至臨安見有以費孝先之術決前定休咎因試問焉其詩曰鴈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蓋謂衡陽及移梅陽矣衡陽有回鴈峯瀟湘石鼓灘自辛酉至庚午移梅陽恰十年或云古者以梅木爲弓是年接草堂禪師書慰問曰不續音問逾年常思慕矣遊人所傳徑山道旺安衆甚多拙者常憂古人云道旺則魔盛城高則衛生今年中夏忽聞難作將謂小撓秋來方得

的音乃知有此禍患可謂教法凌遲叢林凋喪遂致禍及弘護者賴吾仁久煉真空頓明心地不以爲憂世諦如電光身心如夢幻樂然隨順那事無妨善惡業報今古難逃以此段靈光獨耀想所至處法法圓成必有神明知鑒互相安穩唯望寬懷一致度外昔黃檗勝雲居舜皆有此患後得歸源傳揚正法心契佛祖豈虛然耶如來成道魔難堅固老拙暮景相侵住世不久今守殘喘待盡而已汝正英銳莫忘初志料想此生難得再晤餘宜保愛以順世緣師答書畧曰自到衡陽一向謝絕賓客四方書問一切闕畧獨於吾叔祖老師未能忘

懷雖欲具狀致起居問亦無由得達視覽然瞻仰教誨未始頃刻置念也本宗上座至蒙惠書種種安慰褒揚存撫不替昔時返覆數過不忍去手足認爲物作則曲折周旋之意下情感戴何時可忘願叔祖龍天密護法壽與趙州安國師輩齊年某打箇筋斗回來尚及依栽松道者例妄意如此不識老師那時肯放一線道否師仍以金帛囑去僧蘊聞曰恐汝到寶峯而此老去世可設盛饌以書讀而祭之既至草堂已闌寂僧如所教也

十三年癸亥

師五十五歲汝紀談云明禪師自辛酉隨侍過衡

陽日化於市癸亥秋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
回師送偈有云蕊菹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
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
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日只如此又
云甲子上示前却要到此裏其隨師者多効勞如
此仍作畫像讚付之作丞相張公德遠向宣卿直
閣畫像讚法內翰汪公彥章舍人呂公居仁隆禮
郎中夏志宏運使問道書跋草堂和尚語錄閱維
摩經有感以頌示傳禪師

十四年甲子

師五十六歲示提舉李獻臣法語二十六段答汪

聖錫狀元示直閣問道書作富季申樞密妙高堂
銘延鴻寺理銘題蔡知縣小菴張昭遠徽猷請作
維摩讚作六祖畫像讚祭衛寺丞文

十五年乙丑

師五十七歲正旦試筆題韓司諫樂谷蘭庭彥知
縣請作入定觀音讚作寂音尊者讚題魏邦達侍
郎淨心閣汪聖錫狀元燕坐軒示廖季繹知縣真
知道人空慧道人法語答林少瞻嚴子卿陳阜卿
問道書以頌代書謝張丞相惠兜羅綿戲題如如
菴曰契此如如理豈論皮與髓打破枯髑髏百花
生確嘴

十六年丙寅

師五十八歲解空居士侍郎劉公季高手寫華嚴經一部施師受持仍請爲衆普說發明奧旨師以衣孟建閣於花樂寺之方丈設龕像以所施經奉安其上真如道人請作補陀大士讚文殊問疾讚作死心和尚普融平禪師佛性泰禪師真讚示陳次仲通判法語作胡明仲侍郎徐明叔郎中畫像讚答徐稚山侍郎曾天隱宗丞問道書等觀居士廖季繹以書告疾示之頌云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於斯識得本來人七顛八倒那伽定

十七年丁卯

師五十九歲侍者以師與衲子問答古今語句請名按題篇首云余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醅酢禪者冲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余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尋以印本寄曾文清公公欲作頌謝但得二句曰摩醯太多臨濟少唯有雲門師恰好因復書請續後句旣啓封即曰爭如瞎驢滅却休露柱燈籠皆絕倒公得師指示喜慍盈懷已而以偈寄龍團茶與師曰蒼壁團團不暗投舌端有眼

似离婁莫言茗盃無三寸解問如何是趙州師答
之曰趙州傳語龐居士近日無端會喫茶却笑舊
來多鹵莽不將龍焙入脂麻作徐稚山侍郎畫像
讚題薊林居士向伯恭無熱軒時李漢老叅政薨
背師作文遣僧致奠偶曰泉南道友零落殆盡今
唯蔡郎中一人而已不若生祭之乃戲爲文曰致
祭于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士之靈惟靈
鐵噐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只
做這般伎倆將謂闔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
死去見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劒樹刀
山逆上我儂聞說欣然歎漢攢眉惆悵人情敢不

周旋薄莫聊陳供養郭郎線斷俱休嗚呼哀哉尚
享僧未至而蔡公卒復系之以詞而祭之其畧曰
嗚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瞥地二
俱偶然初無實義公旣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
是法如是性空道人築屋於城之西門外謂之廖
氏山堂遷師居之

十八年戊辰

師六十歲正旦書事寄無垢居士曰上苑玉池方
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長憶毗
耶多口人示黃子餘知縣法語作李玉見法眼畫
像讚普化和尚畫像長靈卓禪師真讚答劉季高

侍郎李彥嘉實文問道書題喻子才郎中觀我菴
作李泰發叅政轉物軒銘示幻住道人智常法語
作祭薦福本長老文云阿誰無生阿誰無死學道
叅禪正要了此汝今旣了吾復何憾付明眼人判
此公案

十九年己巳

師六十一歲答無垢居士論正法眼藏書向伯恭
侍郎問夢書李泰發叅政似表郎中問道書示鄧
子立直殿法語跋周子充手書華嚴經作馬大師
龐居士讚路彥捷寺丞畫像讚祭劉彥脩實文彥
禮直閣文題自頂相示繼明禪人曰光裕顯大迺

道之疣也背道而馳求迺其賊也疣之與賊若人
之身有螻蛄木之實有蠹蝎決欲血氣充盛而秀
出於林安得容此物於其間哉疣之與賊此之謂
也苟聞其道而晦其跡光裕顯大不馳求而自昭
著矣苟未聞其道而欲去其疣而亡其賊則疣之
疣賊之賊者也吾佛聖人設教亦如是而已吾雖
聞道矣而不能晦其跡而蹈禍機亦疣賊之謂也
繼明禪人學佛者也盡吾像而求自讚因作是說
以示明而自警非敢自談已德而復作疣之疣賊
之賊者也

二十年庚午

師六十二歲師自讚身著維摩裳頭褻麗公帽資質似柔和心中實躁暴開口便罵人不分青白阜編管在衡陽莫非口業報永世不放還方始合天道爲趨時者巧加誣訕之語取憐勢位以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往

命移梅州取道郴陽抵曲江訪舍人朱公翊於西園作雲門匠真禪師畫像讚七月十四日至曹谿留信宿作曷禪師真讚按題其語錄云紹興庚午夏自回鴈遷梅陽道過韶石禮老盧於翠堵波下適遇堂頭明姪禪師舉揚宗旨二十六日至南海館于光孝方丈之西軒凡三十二日示何文綬彭

彥祥鄭子壽顧廷美張彥清元覽等法語莊彥質未盡師像預以素縑求讚云只此便是妙喜真何用畫工更忉怛彥質擡眸子細看南無急性王菩薩八月二十九日離五羊九月十五日抵羅浮十月初三日至貶所按紀談師抵梅陽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者但一僧耳兵馬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旣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鉢饌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南閩脩仰書記適承命乃與守從容彌日語論英發確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

徵等伍更有蘊異能者否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
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
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
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
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師日
益加敬

二十一年辛未

師六十三歲居梅州太守遣其子謝純粹求入道
捷徑示之以法語八篇作雪堂行禪師語錄序祭
安撫劉公方明文

二十二年壬申

師六十四歲示張觀察法語以頌代書寄張聖者
賀福聖長老出世答不二居士注金剛經求印證
書華心居士杜撰水陸儀文書以頌滑贊敏棕皮
歸蜀作覺明居士夏志宏畫像讚

二十三年癸酉

師六十五歲作送黎文晦歸龍川序南安嚴王畫
像讚跋雪峯空禪師語錄書古寄婺女使君李公
獻臣書古送立禪人歸雙林曰空手把鋤頭油瓮
捉泥鰍步行騎水牛紙人火上遊人從橋上過猛
虎當路坐橋流水不流高峯駕鐵舟立禪歸到雙
林寺說與渠儂且罷休妙喜爲君重說破咄且莫

瞌睡按雲卧書云師是年坐間凡有所說則法宏
首座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永禪師四明
人得五十五段而罷興宏遂以老師洋嶼衆寮勝
其間有兄弟叅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
而立爲雜毒海今刊本名武庫者乃紹興十年春
信無言等聞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
以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爲名及庚午師偶見是集
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爲武庫以是知武
庫之名實非師意也

一十四年甲戌

師六十六歲太守楊公王休建華嚴會請爲衆普

說說偈畧曰紹興甲戌上元節自在居士興善利
梅民服化咸歡喜仁風惠澤家家至善哉奇特大
因緣不可思議絕倫比上祝吾 皇萬萬春當與
天地相終始示唐彦舉覺軒法語以頌代書答歸
宗華姪長老題園悟和尚所付楞伽經授鼓山宗
逮長老題臨濟正宗法語跋古塔王語錄韋叅軍
以花圃建菴遷師居之

二十五年乙亥

師六十七歲正旦臨安淨空居士陳安常不空居
士張處俊各具一百問答遣价求印證師題其後
云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處俊安常各說道理一人

搖頭一人擺尾蚊錐鐵牛賣弄口觜賞伊膽大來
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過一著各自看取
若不放過打出骨髓且道是賞伊罰伊明明向你
道尚自不會豈况蓋覆將來師自衡遷梅六年之
間遐陬遠俗靡不從其攝化家繪其像敬事虔肅
有若臨淮之大士南安嚴之定光十二月蒙 恩
自便按龍王殿記云二十五年冬

天度清曠權綱獨攬 詔有司理冤枉還之梅陽
梅爲南方煙瘴之郡醫藥絕少多有不及東歸者
按答經畧方公務德書云往歲南遷參隨僧行零
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

間或熏爐茗盃必異於衆蓋不忘南荒朝遊夕處
之義也按爲張縣尉普說在梅陽六年受人供養
臨行菴中所有動使之物盡散與人平昔所收些
施利悉用辦齋遍請合郡僧道士庶并見任官云
二十六年丙子

師六十八歲正月二十一日離梅陽太守鄧公酢
賓禮委官兵津發居民扶老攜幼遮道祖餞眷戀
有不勝情者蓋其道使之然也取道汀州二月至
贛川時無垢居士侍郎張公子韶自橫浦蒙 旨
守永嘉師維舟俟之用慰契闊既見留連款語遍
賞名山留題馬祖菴詩云中有奇道人機鋒如劈

箭謂師也公因以自畫像需讚師點筆疾書有貧
兒索舊債之句已而聯舟東下至廬陵衆信請說
法于祥符寺作廬陵米價頌次太和遊青原分袂
於臨江之新淦作湖湘之行按無垢贈別詩云相
別十七年其間無不有今朝忽相見對面成老醜
人生大夢耳是非安足究欲叙惓惓懷老大慵開
口公作湖南行我赴永嘉守重別是今日南北又
奔走已軟相過盟長沙不宜久邑宰黃公元綬迎
師館于東山寺三月十一日被 旨復僧謝恩陞
座有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聖
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之句示黃元綬如是

居士法語云渝川江亭一見心已許之既而來驛
舍吐露若合符契自慶驗人眼不讓古人作黃世
求主簿淨智菴銘至宜春憇于光孝寺方外道友
錢子虛計議請爲衆說法時丞相和國張公德遠
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師按殿記曰浚竊
惟先妣秦國太夫人晚聞道于徑山佛日大師得
自在無畏法果有忠君愛物之志非若聲聞獨覺
之私厭生死而樂寂滅也是以浚與之遊或者迷
惑世網循利背義排斥已異移怒於師有識者憤
之秦國卧疾將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老
婆有私恩未報和公凡三走介之宜春趣師之行

由是兼程而至秦國捐館矣和國公語師曰先妣
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報德之私今無復得某謹遵
遺訓師幸少留以九夏之期盡其敬奉一慰先妣
之願二伸人子之心師不可得而辭遂館于光孝
寺之東堂六月却饒州薦福之命以偈遣四專使
云萬死一生離瘴網前程來日苦無多收拾骨頭
林下去誰能爲衆更波波題大瀉智禪師語錄後
示羅孟弼法語七月秦國喪靈歸蜀師亦次舟至
荆南和公力挽回往師無入蜀意遂作桑梓之行
尼慧覺以師頂相求讚故有雖然未即過江東且
隨覺禪看西蜀之句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字立夫

於道自謂有所趣向每聞蜀僧言師有未語已前
之驗立夫時召赴行在維舟謁師相見次曰莫是
子西之後否立夫曰乃大人也師曰尊丈與某昔
在無盡府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箇無師自得底
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篴在立夫乃俛首感
歎然後炷香以致謝誠遂連檣而之鄂渚按示太
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語有云近在渚宮見一破家
散宅底漢欲操吾刀入吾室便要殺人放火被妙
喜不動干戈即時擒下不必見賊而後知其爲賊
蓋指立夫也又按立夫跋師示熊法語後云徑山
臧物并案款上納異時鄂州有一點雜毒入心定

却翻案也縛虎須急緩則噬人事不兩存要識方
便若只旗鎗兩下又涉廉纖云別後以頌寄師云
人皆養子防身老臨濟生兒不養家三尺竹篦千
古令更無一物是生涯武當軍節度使李公師顏
請說法于府第示徐敦濟提刑法語已而下赤壁
次臨臯望東坡雪堂因作頌曰力將正說分邪說
夢到黃州與惠州竹屋數椽容老兒大江千古只
東流抵九江太守朱公請說法于能仁寺而以廬
山園通敦請住持三辭而不獲因舉道顏長老補
其處然後解維十月至宣城館于敬亭山作普明
琳禪師真讚謁方外道友太守樞密樓公仲暉作

顏簡卿簡室銘湯承事慶齡菴銘適明州阿育王
山專使至准 朝命住持十七日祇受次寧國入
山東安存悼往三宿而別十一月渡錢塘由會稽
雙槐居士鄭禹功叅議以詩迎師於旅亭有底事
病魔渾不染只將正見洗蠻煙之句帥座參政魏
公良臣請說法于能仁寺十三日就明州光孝寺
開堂十五日入院臘月訪天童覺禪師及諸隣峯
二十七年丁丑

帥六十九歲住育王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
並舉檀度響從冠於今昔雲巖典牛游禪師以頌
寄師云五濁海底輾屎猪躍出那邊三脚驢鐸聲

既已宣四衢雲間騰踏天馬駒諦聽典牛一句子
世上有你何用余於是增修厨屋鑿二新泉曰妙
喜曰蒙按泉銘畧曰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
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受請周旋其間令僧
廣恭穿穴茲地爲大池鋤鍾一施飛泉盆湧知軍
事秘監姜公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
銘末句有云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師因說偈於
其後仍作蒙泉銘曰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
通聲淙淙出無窮良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爲誰山
僧妙喜翁寺以衆多食貧常住伏臘不給陳請海
岸閑地僅千頃命工開築以爲南畝費緡錢十萬

餘師率八萬四千人結般若勝會人出緡錢餘竭
衣孟以成歲入用贍齋厨左丞相湯公思退敷奏
詔賜其莊名般若六月弔衡陽太守石公彥和于
新昌遷佛智禪師塔作正堂辯禪師語錄序廣福
寺鐘銘東坡先生畫像讚跋文殊道禪師偈頌答
樞密樓公仲暉節使曹公功顯侍郎曾公吉甫侍
郎榮公茂實妙德居士黃公節夫問道書示張晉
彥運使羅宗約叅議趙師厚觀使孫長文通判鮑
夢符教授呂舜元機宜郭仲堪知縣曾叔遲機宜
法語示內都知董德之入道頌作楊岐五世讚黃
龍忠道者天童覺禪師二老揖讓圖讚時有太學

上舍生楊麟冠帶拜師於堂上垂泣云願從和尚
出家語未訖擲下巾帽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師
疾呼左右執手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授之次日
上堂云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
龍象蹴踏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
祥麟只有一隻角十二月主天童覺禪師喪

二十八年戊寅

師七十歲正月初十日被旨遷住徑山二月二
十八日就靈隱寺開堂三月初九日入院坐夏千
餘衆按塔銘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欽慕如見其所
親雖老引接後進不少倦一日忽厨屋傾仆蓋神

龍欲師興建之始師即撾鼓示衆云去歲育王方
修了今日徑山又倒却雲堂大衆一時驚只有老
僧渾不覺敢問大衆因甚不覺豈不見道不啞不
聾不做大家公由是廣其址以新之重建孚佑王
殿及嚴像設置東坡祠像於殿之右廡示佛照居
士鄭提幹內都知張公一之鄧伯壽直殿求寧郡
夫人善因法語作王德祖醫師榮茂實侍郎方務
德侍郎畫像讚答蘇仁仲提舉問道書孫知縣擅
改金剛經書以頌代書戲答繼明長老曰旣作蟲
豸又住鶴鳴如水入水似金博金夜聽水流巖下
石曉看山起面前雲此境此時誰得意

道得未後
句則不孤

僧老 九月遣叅徒之零陵求孚佑王殿記於丞相
張公德遠冬行化嘉禾次吳門弔方外道友信安
郡王孟公仁仲設無礙會于虎丘以旌平日道義
長老靈沼請作佛智裕禪師真讚抵無錫樞密巫
公子先而次謂之錫山蓮社請說法于南禪寺陳
阜卿侍郎撰疏有十七年現居士身不動本來面
目幾萬里漂羅刹國還歸舊處風光之句孫尚書
仲益爲前徑山訥老作塔銘訥之嗣法最老請師
署名其後由是師致書仲益其答畧曰覲頃見佛
果於開寶時公道價籍籍滿都國矣靖康以還崎
嶇兵亂偶然不死又罹罪罟流竄嶺海仰瞻一世

龍象如有仙凡之隔只自媿歎又曰公高風絕塵
已出世外而非意之干同逐客放臣遷貶之例正
如癡兒搏空捕影只堪一笑耳然佛法遇厄而後
奇勝乃見所以化服同異也又曰僧最出所賜書
開讀三反幸甚過望承欲移舟臨賁衰老至惠山
旋棹僧伽危坐一塔之中有熟視而不見者一觀
天人信有命也又曰自公入吳一佛出世矣侯王
而下皆獲瞻禮獨覲尚未一詣遂無以藉口覲方
欲上書謝事得請後書疏小間當由臨安入山樞
衣聽法一洗塵陋又曰皇恐大雅姪歸依至道曲
蒙與進庶幾班斤郢斲也訥老塔銘重辱書名其

後衰陋有光焉

二十九年己卯

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按示徐誠頌曰紹興己卯正月旦我因持鉢入太湖徐誠權攝婆施羅助我敷演此三昧長老元弗迎歸翠峯爲衆說法作雪竇明覺禪師真讚二月却福州西禪之命三月求退於朝纔進表即渡江之四明臨安府尹張侍郎偁致書於師其畧曰竊聞拂衣禪席再挽莫回翩然清風已趣高駕此固不可以寵利勢力迎屈然豈不念聖天子以公名德之盛增重名山以佛法護行闕幸爲小駐以副上意偁職在守上朝

命是依謹差衙校陳愈浣布區區萬冀深察使張京兆異日爲白蓮社中人請自茲始矣師即答書四月再歸徑山上堂有重理舊詞連韻唱之語

孝宗皇帝在普安潛藩七月二日遣內都監黃彥節命師就山中舉揚般若說偈云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獻上上嘉歎之是年重建庫院行堂西寮倉院等處作寂室光禪師語錄序作維摩示疾九祖伏馱尊者達磨面壁二祖立雪言法華畫像讚示徐敦立提刑法語答丞相湯公進之舍人張公安國問道書五月弔無垢居士於海昌作文以祭

之六月持鉢雪川作端獅子讚示給事劉公行簡
入道頌莫閏甫法語題曹叔寶忘知軒作道場辯
禪師護國遠禪師真讚以頌代書寄張欽夫定叟
學士冬行化雲間作船子和尚讚內翰莫公儔請
爲衆普說于普照寺作三一堂銘跋呂居仁送范
司理序薛令人請題嗣法需長老真故有常憶首
山好言語新婦騎驢阿家牽之句示崑山張知縣
法語程詠之運使以無垢居士與三川道人論不
愁念起惟怕覺遲頌請師書其後無垢頌曰念是
賊子覺是賊魁搥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
言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

神劍在山鏢冷光寒腦變魍魎莫之敢于此名真
覺秦時轆轤師說偈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
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大
虛寥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轆轤何時作跋喻
彌陀行實記示內都知李公伯和妙圜道人善寶
成季恭機宜法語

三十年庚辰

師七十二歲三月丞相湯公請說法于靈芝寺以
偈送師育王開田次韻曰毛錐子上通消息大勝
新開百丈田居士不離香積界老僧贏得日高眠
孝宗皇帝居建邸內都監黃彥節侍次誦於妙喜

處所授祖師偈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
得性無喜亦無憂上聞之理與神遇欣愜盈懷委
內都監訪師請陞堂遂說偈以獻曰豁開頂門眼
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上甚嘉納
焉尋復請爲衆說法親書妙喜菴三字及製真讚
題曰文囿讚真呈妙喜師演成四偈其引曰宗杲
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讚人哉言乎而思惟所不
能及也宗杲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伏乞
一目而擲之偈見前錄示顯德居士御帶黃公仲
威入道頌云空却十方三世去却千非一是目前
烜赫光明日用隨緣遊戲題知省張公宗元隨分

樓董公德之假山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汪養源
運使請作維摩居士讚作孫長文畫像讚道端禪
客端硯銘示法音首座暨剎竿法語以頒送鄧子
立直殿還都下明長老歸長蘆作祭超然居士趙
表之文冬行化宛陵次當途抵建鄴留守尚書韓
公仲通率僚屬請說法于保寧寺長老曇華請爲
衆普說於鍾山嗣法了明迎之葦江少休僕役題
呂文靖公影堂遺事次程子山侍講韻示可昇禪
人示留守韓公法語作達磨渡蘆讚

三十一年辛巳

師七十三歲正月舟次儀真太守徐公敦立請說

法于天寧寺適州學文宣王殿建造未圓學徒告
師有以成就師以說法施利二十萬而助之次日
復攜軸求書法語以爲引導故有葫蘆必竟遭藤
纏之句至京口謁劉公信叔太尉訪吳傳朋郎中
請書法寶輪藏四字遊浮玉次海門作夢菴信禪
師真讚金壇謁叅政湯公致遠溧陽訪方外道友
劉季高侍郎取道荆谿而歸跋顧凱之所畫維摩
像四月謝事徑山五月初一遂所請知省李公伯
和施錢重建明月堂爲師佚老之居秋往受業慶
懺輪藏按行記妙喜老師辛巳夏謝事徑山得請
于朝九月之山東歷陽張孝祥自宣城來致敬請

法要而別施永孟重建選佛堂作錢處和侍郎讚
三十二年壬午

師七十四歲居明月堂雖老而益健以法求人接
物爲已任學徒益親賢搢紳爲道而至者無虛日
二月之金陵謁丞相都督張公德遠按塔銘曰師
雖方外士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
氣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某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
責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某爲惻然
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

孝宗皇帝即位之九月 詔師問佛法大意適師
卧疾 特賜大慧禪師號以爲褒寵二十八日受

命以頌謝招討李公顯忠施觀音像作祭榮侍郎
文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癸未

師七十五歲正旦作鄭禹功雙槐堂記二月聞王
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
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
闔山清衆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

兩宮聖壽保國康民六月之寧國上冢葺治七月
初一日還山 上復取向所賜 宸翰以 御寶
識之曰賜大慧十二日師已示微恙大衆力請說
法於千僧閣以爲末後垂訓師委曲付囑老僧來

日無多汝等侍吾之久宜各隨所緣以佛法爲念
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語懇勵至切于時衆皆悲
感十四日夜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師
聞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初二日凌晨法鼓震裂
初九日薄暮學徒識師無意於世環擁寢室師以
手搖曳曰吾翌日始行矣至五鼓親書遺奏曰臣
宗杲深荷 聖恩臣今年已衰遂辭 聖世伏願
陛下爲天下生靈保衛 聖躬力致太平末光佛
法臣宗杲上奏及作丞相張公德遠書以端石硯
寄別丞相湯公進之以外護吾宗爲囑仍書委曲
以示叅徒曰吾歿之後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

儀小師不得披麻戴孝慟哭過情恐混世俗所蓄
書盡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送一本庶以表
意口授委曲付諸嗣法云吾自夏及秋不美飲食
雖無甚疾苦而幻體日見羸劣蓋世緣止於此也
汝旣應緣一方宜更堅持願力以報佛祖深恩是
吾之望臨行以數語爲別各宜悉及了賢等請偈
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衆告旣切不得已而
書付了賢呈大衆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
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按主
喪事臨安府察判羅公公旦祭文曰法鼓晨裂流
星夜墜剡尺紙以上奏即吉祥而颺逝度門弟子

淨初等八十四人嗣法自教忠彌光西禪鼎需東
禪思岳薦福悟本能仁祖元東林道顏西禪守淨
育王遵璞開善道謙伊山冲密瀉山法寶雪峰慧
日禪師蘊聞淨居妙道資壽妙總明因慧照而次
數過百十星分棊布列剎相望皆其的子親孫潛
通密證匿耀韜光唯恐有聞於世者殆不可勝數
士大夫恪誠扣道親有契證如參政李公邴侍郎
曾公開侍郎張公九成吏部郎中蔡公樞給事中
江公安常提刑吳公偉明給事中馮公楫中書舍
人呂公本中參政劉公大中直寶文閣劉公子羽
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御帶黃公彥節兵部郎中孫

公大雅編修黃公文昌楞伽居士鄭昂秦國夫人
計氏法真幻住道人智常超宗道人普覺掘衣與
列佩服法言如內翰汪公藻叅政李公光樞密富
公直柔侍郎劉公岑侍郎曾公幾侍郎徐公林樞
密樓公炤尚書汪公應辰左丞相湯公思退侍郎
方公滋提舉李公琛侍郎榮公巖尚書韓公仲通
內都知昭慶軍承宣使董公仲永成州團練使李
公存約安慶軍承宣使張公去爲開府保信軍節
度使曹公勛中書舍人張公孝祥御帶寧遠軍節
度使黃公仲威直殿鄧公靖無住居士袁祖巖其
餘空而往實而歸者衆矣是月二十日衆以全身

塋于明月堂之後申明於朝以所居爲菴仍建層
閣奉宸宸翰按丞相湯公書云禪師道德

聖上所募易菴建閣計皆得可塔名師號當爲奏
知按塔銘曰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示寂
于徑山明月堂

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普覺
塔名寶光其徒以全身塋于菴之後卒被光寵表
之無窮誠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菴
與茲山不磨矣其八處九會陞堂語要普說小叅
讚偈機緣長牋法語無慮數十萬言叅徒道印編
爲六十卷奉置于菴宗璉雲密惟禪宗演淨智居

士黃文昌哀其綱要離爲五冊刊行于世蒙 詔
賜入大藏同聖教以永其傳師之愛人及物等之
以慈怒罵嬉笑得之天真機辯迅雷霆語言燦星
斗具大眼目擒縱自如破諸方之異解死學者之
偷心必令實證實悟得大自在而後已所以始從
分園悟半座至於數領菴園一住鄧峯兩坐雙徑
奔走天下奇衲悅服名公巨儒如優曇花一現於
世以至上達 天聽感動宸衷特垂獻語之褒旌
以微名之寵奎章寶墨雲漢昭回佛日重光真風
普被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唾玉揮金誠心樂施唯
恐其後而師喜濟惠隨得隨與况於細行毫髮無

虧雖遷遐喬龍象擁隨忍死不棄及其示寂如失

龍王聖屬出現絲亭之上舉衆見其冠白

鳥獸爲

之哀號賢士大夫寫詞致哀動逾百數此皆法雨
之所潤恩人利物之大凡也若其荷佛祖重任恢
臨濟正宗號今人天指呼凡聖殆非筆舌所能紀
今以平生出處大畧列歲月而編次及前後之所
聞見敬錄其實以爲萬世標準云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終

大慧先師示現七十五年言行出處章章可法詠
老集爲年譜刊行於世有補來學但其間不能無
誤脫宗演項在衆時每覽之輒爲嗟惜後得江西

瑩雲卧書疊疊譏其闕失與昔所聞果若符契逮
開禧乙丑青山無事始獲校訂刪入六十餘處粗
得無差噫雲卧侍師於衡梅可謂親聞飫見與育
王雙徑之會捨拙陋存亦無幾今若不正之則是
非之辯不息由今而後學者閱繹無疑奮烈丈夫
志追跨前作臨濟墜地之緒庶可起焉若真具大
闡提火此書可也或未然毋忽龜鑑住華藏比丘
宗演百拜敬書

嘉興包樛芳施銀拾兩刻
年譜壹卷



